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九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五

起大同十一年盡中大同元年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五大同十一年

魏元寶炬大統十一年東魏元善見武定三年

春正月雷震華林園光嚴

殿重雲閣上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

侍李獎來聘

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胄都督鄭仲

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箒戲作亂殺丞相歡奉文暢爲主事泄

皆死文暢榮之子也其姊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爲歡妾有

寵故其兄弟皆不坐歡上嘗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

以處配沒之口又請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

吐谷渾國於西魏西南高教逐境納

其女以招懷之蓋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

未置晉陽宮二月庚申東魏主善見納吐

谷渾可汗從妹爲容華魏丞相秦遣酒泉胡安諾槃陀通使於

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

李延壽曰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兵其小不忍殺之乃刳足斷其髮髻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父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見向在復遺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殺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男長外訛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蓋示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羊羴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借號兜鍪突厥因以爲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勞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俱所生也此說雖殊終俱得也世大昌曰金山形如兜鍪蓋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至其

酋長上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榮陀至其國國人皆喜曰大

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三月乙未東魏丞相歡入朝於鄴百

姓迎於紫陌鄴郡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

無法官莫可舉劾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

陷陳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

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響東魏主等見

宴於華林園使歡擲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

可勸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時於華林園宴射賜歡物千段歡請回以賜暹高澄

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

斌有庶妹玉儀不爲其家所齒爲孫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

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奏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

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

之於前

續世說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盛人務加禮改其銜係起居之狀

門狀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握臂入見

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

自作乃過於吾然暹亦頗能薦引人士嘗言邢子才宜任府僚委

之機密澄因徵子才甚見親重子才於言論之際或多不滿於暹

澄不悅謂暹曰卿每稱子才之長子才則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

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夏五月甲辰

東魏大赦 魏天保王盟卒盟姿度宏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

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主甚尊重之及有疾

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 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

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寶炬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
尚書領著作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
依此體 東魏散騎常侍李繪使梁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
虎民常患之繪欲脩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
勸申上繪曰虎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
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
家給人足丞相歡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
康喻慰之曰孤在晉陽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
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閒太守崔謀恃其弟逆勢從
繪乞糜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大翻飛則沖天糜有四足走便入
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繪質性方

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沈屈

上遣交州刺史楊曠討李賁

以陳霸先爲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曠於兩江

五代志鬱林郡梁置定州

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曠曠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

由宗室

謂李賁之叛由武林族

遂使洞亂數州並誅累歲定州欲

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

長寇沮眾也遂勒兵先發曠以霸先爲前鋒至交州

考異曰典略作十二月癸

丑至交州姚思廉陳書帝紀在六月今從之

賁帥眾三萬拒之敗於朱鷺

朱鷺縣自漢以來屬交

邱五代志未書

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甯城

沈約註吳孫皓立

新興郡并立嘉甯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更郡曰新昌諸軍臨之

勃曠之子也

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

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涇求婚頭兵曰高王自娶則

可敬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

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

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謂其

蠕蠕無知識也阿那瓌封蠕蠕王雖曰以爲國實不復以爲國也至

高歡絕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爲國實不復以爲國也

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

即古陰館城

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極而拜謝妃曰彼將

覺之願絕勿顧頭兵使其弟秃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

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秃突佳怨

悲歡輿疾就之冬十月乙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

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

百四十

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東魏丞相歡請釋邙山

俘囚桎梏配以民間寡婦十二月東魏以侯景爲司徒中書令

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書事魏築岡丘於城南散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九

梁紀十五

四

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襜服

謂東魏通和也

正是生聚教

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

謂淮汝瀘泗新復州郡在邊關之外者

郡不堪

州之控摠縣不堪郡之負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

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

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富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

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

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

宰所以暫尙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

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

燕喜

詩魯頌曰魯侯燕喜鄭氏箋云燕飲也

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露

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

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而實主之間

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
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
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
便已消散蓋由宴醕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
資所費事等邱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者少如復
傅翼增其搏噬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爲官猶不能覆飛之鳥復傅之羽翼也一何悖哉其餘淫
侈著之凡百習以風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尙清白安可
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
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以瀆素爲先足正
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
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帷屨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

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孽肌分理

吹毛以求其疵孽肌以分其肉理言其甚細

以深

刻爲能以繩逐爲務

繩逐者繩利其道失而斥逐之也

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

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

效黜其譏愆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

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

省職掌

補註言一德內省中職掌也

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

治理事之所若舍止之所以諸王列第及諸邸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

四方屯

傳邸治

屯軍屯也傳邸傳也

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

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

民則無以聚力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

之也若膏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

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啟奏上大怒召主

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大指以爲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

言日關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徃德性德困苦也更增悞

惑卿不宜自同闕茸闕茸不自也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

朝廷之不用卿云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

皆收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皆容照卿可分

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尙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

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

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鴛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

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竝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

廷思賢有如飢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

遣使多由民訟或復重糶諸所艱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又士民飲食過差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加嚴禁則密房曲屋之吏云何可知野家
家搜檢冥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性牢久不宰

殺

禮于熊用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雉也又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牲曰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帝事佛乃不

宰

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
詩直蟋蟀利晉僖公儉不中禮

若以爲功德事者

帝以供佛供僧設無遮無礙會爲功德事

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爲

數十種治一菜爲數十味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

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竝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聚卿又云追恨所收之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得不更重任亦非朝廷爲之傅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彫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

不飲酒不好音聲

雜比日音單出日聲

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

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
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
十圍今之瘦削纔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
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
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
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
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
付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欺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
復是何事及深刻繩遂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郵肆何者宜除何者
宜減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

民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強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不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尙書班下海內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故怒琛幼孤家貧嘗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閑則習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可食遂精三禮年二十餘問道者稍眾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講授禮樂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到溉爲行事聞琛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

理該贍慨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普通中始應辟命時年已四十餘矣帝聞其有學術召見與語悅之累遷散騎常侍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於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

無復可加羣臣競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孫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爲千古所閱笑豈不哀哉。

魏東陽王榮爲瓜州刺史

五代志敦煌郡舊置瓜州

與其婿鄧彥偕行榮卒瓜

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

各州之大姓是爲望族首望者又一州望族之首

彥殺康而奪

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爲刺史屢徵不至又南通吐谷渾丞相秦

以道遠難於動眾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門侍郎申徽爲河西大

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旣至止於賓館彥見徽阻使

兵從不

甲使不以爲疑徵遣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

其畱計

贊其畱敦燎之計

彥信之遂來至館徽先與州主簿敦煌令狐整

等密謀執彥於坐責而縛之因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

查治通鑑補本卷二百五十九 皇帝大同十一年 中大同元年

中無敢動者遂送彥於長安泰以徵爲都官尙書 東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敬惠伯李元忠卒元忠少厲志操居父喪以孝聞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

中大同元年

是年夏四月方改元爲中大同魏元寶

正月丁

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闕隧中其一被傷奔走

赤蟲食陵樹葉略盡 癸丑楊暉等克嘉甯城李賁奔新羅中

諸軍頓於江口

江口卽蘇歷江入海之口

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甯

先是東

義州史甯先入城於

爲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

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版之晉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以郡

應保

劉响唐志瓜州晉昌縣漢敦煌郡之真安縣晉昌郡及

實安縣因改晉昌爲永興府改爲瓜州改實安爲常樂武德

七年復爲晉昌唐又有常樂縣則漢之曠至縣地也又按五代志
瓜州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興廢至宣安同京合爲涼
興縣隋廢郡改縣爲常樂參而考之則晉昌郡當置於隋常樂縣界

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孤信開
府儀同三司怡峯與史甯討之 三月乙巳大赦 庚戌上幸同

泰寺遂停寺省

同泰寺有便省

講二慧經

考異曰典略云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括

殿身及以宮人并所王境土供養三寶四月丙戌公卿以錢億萬奉贖按韓愈佛骨表云三度捨身爲寺家奴若并此則西矣今從

夏四月丙戌解請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焚上曰此魔也
宜廣爲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甚行善障生當窮茲

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於是人人讀善家家作福或刺

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舉國若狂而民義不脩

矣 魏史甯曉諭涼州吏民率皆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五

月獨孤信使諸將夜攻其東北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遂

擒仲和初張係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眾心遂不敢

害雖外相敬內甚忌之整陽爲親附而密欲圖之因使人說係曰

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

東軍謂獨孤信之

彼勢孤

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急分精銳以救之然成敗

在於將領令狐延係兼資文武

令狐整字延係

使將兵以往蔑不濟矣係

從之整行及玉門

玉門縣漢晉屬酒泉郡古曰闕樂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五代志瓜州玉門縣後魏

置會稽郡又有玉門郡

召集豪傑述係罪狀馳還襄之先克晉昌斬呂興進

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係來降係奔吐谷渾眾議推整爲刺

史整曰吾屬以張係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誅之

今復見推是效尤也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具以

狀聞丞相秦以申徽爲瓜州刺史召整爲壽昌太守

五代志西城鄯石泉縣舊

曰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爲壽昌郡及改永樂爲石泉封襄武男驍帥宗族鄉里二千餘人

入朝察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也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泰稱之云後整從泰征討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六月庚子東魏以司徒侯景爲河南大將軍大行臺 辛丑竟天有聲如風水相擊 秋七月壬寅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 甲子詔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杜佑曰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乘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十文日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銖並行蔡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

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

破嶺

在今鎮江府丹楊縣秦始皇所鑿卽破嶺也

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

十爲百名曰長錢丙寅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

怒爲用

莊子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眾狙皆喜

頃聞外閒多用九陌

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賤貴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

日更滋甚徒亂主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

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竝同三年

請運者以請發之轉運實作質

其身使居作皆役之三年此古所謂三歲刑也

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季年遂以

三十五爲百云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邵陵王綸爲丹楊尹湘

東王綽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侷人主太子親惡之常選

精兵以衛東宮八月以綸爲南徐州刺史 東魏丞相歡如鄴高

沿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石經見五十七卷
漢靈帝熹平四年

魏徙并州刺

史王思政爲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

西魏置并州
刺史舊治玉

壁

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

晉州屬東魏韋孝
寬遷鎮刺史耳

丞相泰從之東魏

丞相歡悉舉山東之眾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

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李賁復帥眾二萬自獠中出屯典

澈湖

湖亦當在新昌郡界考異曰典略云
澈湖漢武平江據新安村今從陳帝紀

大造船艦充塞湖中眾

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

楊暉等自去
年夏五月出

師至是歲一年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

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正當共出百

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

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棄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賁眾大

潰竄入屈獠洞中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譽爲

雍州刺史上捨譽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嘗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

人物殷阜故用譽兄弟迭爲東揚州以慰其心譽兄弟亦內懷不

平譽以上衰老朝多秕政

批不成粟也嘗曰若粟之有秕後漢書安帝嘗曰批我王度註曰私喻歲也

宥敗亡之過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

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時平足以樹根本遇亂可以圖勦功乃

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敷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爲督據襄上陽張本

敦尙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爲意姦吏招權弄

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

籍誌梁律有五歲刑四歲刑三歲刑二歲刑一

歲刑半歲刑百日刑

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

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

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則役之攻皮任設邑者則役之設邑任轉地者則役之轉地其無任者著

升械

魏武帝定甲子科則獄左右趾者以升械是時乏儀故易以木焉

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

或有優劇

言囚徒自力足以行路者則守吏詭言疾病權解其械而得優覽其無力以賂吏者則雖實解疾亦不為解

械更增苦劇也

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

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東魏丞相歡

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於汾水上流決而移之不使近城

歡於城南起土山欲築之以入城

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

孤虛法

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日者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註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

甲子旬中無戊亥戌爲孤辰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
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
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
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賢曰對孤爲虛元女謂黃
帝曰戰勝之法避孤等虛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

屯塹上每窾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

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

非韋囊也所以吹火

一鼓皆焦爛鼓排吹之火氣入地

道故敵人在其中者皆焦爛

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

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

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

此所謂鉤刀也杜佑曰鉤

竿如槍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

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

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

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

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延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延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廷榮之子也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歡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二冢

附錄魏自東西橫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螻蛄陣占者以爲

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聞以此決勝負至是黃螻蛄死

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

驢歡營中眾驢皆鳴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

侯景將兵趣齊子領

河內郡王暕縣善名長平有齊子嶺有軹關杜佑曰按齊子嶺在今王屋縣東二十里周

齊分界處魏建州刺史楊擲鎮車廂恐其寇邵郡

先是擲叛建州已而退還邵郡西魏因授

以建州刺史車廂常在隋唐之絳州垣縣界宋白日絳州絳縣本理車廂城隋移縣理於城北十里帥騎禦之景聞

擲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

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

建忠公建忠郡公五代志京時兆郡三原縣後周置建忠郡

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一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

東魏主嚳見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

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

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

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使作敕勒歌洪邁曰斛律金唱敕律歌本鮮卑語

按古樂府有其辭云牧勸川陰山下天似穹廡籠罩四野天蒼蒼
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余謂此後人妄爲之耳勸勸與鮮卑殊
種斛律金出於勸勸故使之作勸勸歌若高歡則習鮮卑之俗者也 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魏太子
少保廣川縣公宇文測卒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
在洛陽曾被竊盜州縣擒盜并所失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
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
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賴其力 魏大行臺度支尙書
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宏治道
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閒或出遊常預畧空紙以授綽有須處
分隨事施行卽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
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
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尙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

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

功

蘇綽武功人

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

五代志馬

胡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孫愷曰馮翊有九龍泉泉有九源同爲一流因以名州泰於車後酌酒言曰

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其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杜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

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歎疾篤澄詐爲歡
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請
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頴
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
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
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養者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
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竝性迥而終不
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道元齊東魏見大
同元年豐生奔梁
號見潘樂本作道人心和厚補註潘樂作道人按北齊北史汝兄
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
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畱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

仁厚

段韶字孝先

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其籌之

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潘樂廣

甯人也

附錄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更名樂而以相貴爲字樂齊書或稱樂

或稱相樂未詳何義通鑑因之皆稱相樂今悉去相字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六

止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丁太清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太清魏元寶炬大統十三年東魏元善見武定五年

春正月己亥朔

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壬寅荊州刺史廬陵威王續卒以湘東王

繹爲都督荆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續素貪婪極意聚斂故

金帛內盈倉廩外實臨終有啟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獻金銀器

千餘件

中錄事參軍蓋使之錄閣中事在左右親近者也

上方知其富因問宣融曰王之

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上意乃解予應不慧嘗至內庫閱珍物

見金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竝以乞汝

初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狀聞按繹在荊州有

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戶禁重續具狀以聞繹對使者泣訴於太子綱太子和之不得釋權送李氏還荊州自此

三王不通書問繹聞其死入閣而躡屣爲之破屣屣也又廢中薦也丙午

東魏渤海獻武王歡卒年五十二歡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

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每

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

其所堪無問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

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

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爲之用世子澄秘不發喪唯行黨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崔暹剝劫權貴諸將恨之故以景叛爲暹罪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

晁錯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

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而以暹爲度支

尙書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澄車

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遲每厲色極言澄輒從之
有獄囚數百澄欲盡誅之每催文帳遲故緩之不以時進澄意釋
竟得免司州別駕司馬仲榮中從事陸士佩竝被澄毆擊付獄將
餓殺之遲送食且致藥物又曲爲解釋卒得免 辛酉上祀南郊

大赦甲子祀明堂 二月魏詔自今應官刑者直沒官勿刑 三

卯白虹貫日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爲司空侯景爲太傅

河南道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

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邱以西豫廣郢荆襄兗南兗濟東

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

洛陽二州名計已見前魏收志
武定二年置北新州領伊陽新

並汝北郡五代志河南郡陸渾縣有東魏北新州領伊陽新
東魏置北揚州及丹徒郡秣陵郡考異曰梁書景傳云置州制
史高以廣州刺史舉顯州刺史司馬世雲荆州刺史耶格饒州
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宜濟州刺史許季

東豫州刺史田元征洛州刺史爾朱渾順揚州刺史樂恂北州
州刺史梅季昌北陽州刺史元神和等琰結私圖剋相影會通詔
太清紀又有兗州刺史胡延豫州刺史傅士哲揚州刺史可足渾
洛無邪子才典縣有兗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暴漢許季良爾朱
渾順樂恂梅季昌今依梁書而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
太清紀有兩豫州蓋前官也

不勞經略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

齊謂青
州宋謂

徐事燕趙

燕趙謂河
北之地

上召羣臣廷議尙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

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安上曰雖然得景則

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丁卯上夢中原牧守皆

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且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

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

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

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互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

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鄴馬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宏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丁亥上耕籍田 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上方捨身時有一男子不知何許人于大眾中自割身以餽飢鳥血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有沙門智泉以鐵鉤挂體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聞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通益甚境內化

之遂至喪亡云

甲辰造司州刺史羊鳴仁督空州刺史

州刺史湛海珍等

魏收志梁置仁州治赤次城帶臨淮郡領已五

陽縣有己吾義城二縣

後齊併以爲臨淮縣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大赦 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雷段韶守晉陽委以

軍事以丞相功曹趙彥深爲大行臺都官郎中使陳元康像作丞

相歡條教數十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發執彥深手泣

日以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於鄴東魏主與之

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丙子羣臣奉贖丁丑上還宮大赦改

元如大通故事 甲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繪之弟

也 李繪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八年

考異曰魏帝紀作李緯今從本傳 五月丁酉朔東魏大赦

戊戌東魏以襄城王旭爲太尉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

眾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
 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甲辰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
 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為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司徒高隆
 之錄尚書事司空韓軌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領軍將
 軍可朱渾道元為司空僕射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徐州刺史
 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僕射戊午尉景卒 東
 魏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略
 魏以求救 東魏東荆州治北陽城荆州治魯陽潁川治長社時無
 北兗州唯北荆州治伊陽與西魏接境豈史家誤以荆
 為兗 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
 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
 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秦聞之加景大

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開府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爲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整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備重兵與臣影響言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彼此相應不失機會也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爲大司馬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使範擊魏荊州以應接侯景東魏軫軌等

屬潁川間魏李弼趙貴等將至乙巳引兵還鄴考異曰周書帝紀三月李弼救侯景

今從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

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

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兵出屯懸瓠景引兵出潁川以城與魏爲王思政

守潁川沒也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章法保及都督

賀蘭頤德等將兵助之五代志河南宜陽縣後周分置熊耳縣同軌鄆州齊以宜陽爲界以同軌名鄆者言

將自此出兵以混壹東大行臺左丞蓋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

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論其

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

之禮不足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豈

可盡節於朝廷今羈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

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羣法保等冀爲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閒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卽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然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解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頤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遣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鳳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尙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竝讓不受

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爲京

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顓之子也

高

見一百四十七

丁丑澄遣晉陽始發喪 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

孝天監七年

若干惠卒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人思效力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丞相泰嘗造射

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泰聞之卽日

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丁酉東魏主齊見爲丞相歡舉哀服

纒緘凶禮依漢霍光故事贈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戊戌以高澄

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啟

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 庚申羊鴉

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

合州後漢豫州治淮魏治汝南安成晉治陳州晉氏南度石氏強

盛祖約自臨城退屯壽春始僑立豫州於壽春是後陳亮以

豫州刺史鎮蕪湖毛寶治郟城趙盾治牛渚謝尚鎮歷陽又進馬

頭桓沖戍姑孰蓋不常厥居也宋武帝欲開拓河南擬定豫土割

揚州大江以西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永初二年分淮東

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然猶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治

歷陽常珍奇歸北歷氣入魏豫州復治壽春齊東晉時裴叔業

又以壽陽附魏遂以歷陽爲豫州至帝天監中韋祖克合肥以爲

豫州後以歷陽爲南豫州後復壽陽又徙豫州復高治今得懸鎮

並宋之舊爲豫州以壽陽爲南豫以合肥爲合州南北兵爭疆場

之間一彼一此易以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

思達爲殷州刺史鎮項城

改東魏之北揚州爲殷州

八月乙丑詔大舉伐

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

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

异取急在外謂取休暇在外舍也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

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

骨肉爲戎首

江郢揚南徐之地爲江左豫南豫南兗之地爲江右

朱异告帝以防郢陽而不知防臨賀帝知江右有反

陽舉兵天邪人邪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如何對

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憊而無謀所乘襁輿

襁輿者其獨施人施以肩舉之○襁音盼

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

會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自淵明以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

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 辛未策魏高澄入朝於鄴

固辭大丞相詔爲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

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窟爲穴

說收志魏郡臨漳縣有鼓山成安縣

後齊分臨漳置宋白曰成安縣本漢斥邱縣地春秋時號侯邑也

土地斥鹵故曰斥邱其地在鄴北齊分鄴置成安縣按臨漳縣亦

分鄴縣納其柩而寒之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嶺泉呂梁二戍拔

之五代志下邳郡下邳縣界曰歸政置武州魏收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水經註曰泗水之上有石梁焉後曰呂梁

或

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遵道北歸言景

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

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

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二邦謂梁及西魏也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

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藥

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

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尙書事 東魏

王善見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

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

病逐君之醜事策魏主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

宴俯伏上壽東魏主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

承望顏色故其下奉東魏主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

書黃門郎崔季舒察東魏主動靜大小皆令季舒知之

晉書職官志書魏黃

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
漢濟要略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漢舊儀云置中書領尚
書中書魏黃初中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郎中書侍郎
之任也按二書皆謂黃門中書通爲一官而五代志紀非齊之例
黃門侍郎屬門下省中書侍郎屬中書自分爲二官高澄以崔季
舒爲中書黃門郎者蓋澄欲使季舒伺察靜帝以爲黃門郎則侍
從左右以爲中書郎則典

差未宜用心檢校東魏主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

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

監衛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衛衛所以防

制其君者也烏那羅虜三字姓

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東魏主曰臣澄勸陛下酒

東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

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東魏主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東魏主東魏主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仲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東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忠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鸞之子也東魏主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東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東魏主正色曰自古惟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况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

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東魏主於舍

韋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

舊

補註此上指梁主武帝而言

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

上磨墨檄之

言上若有非常之舉亦當起兵於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警其罪

上甚不平及即位或

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

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策朝眾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

魏澄爲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講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

濟濟入官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暹謂之曰衰暮何苦

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

辨也

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

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苟公何意反濟曰奉詔

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諸議

溫子昇知班等謀方使之作獻武土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敝蒲
而死子昇文章清婉而更修操行楊愔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
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濟
陰王暉業常云江左文人未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鞅謝含任吐沈及以疑似賜死人莫不痛惜焉子
昇之死也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證謂遊
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
乃知卿真是重故舊尙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知吾心
也遊道使氣黨俠於然諾之分生死不移然疾惡太甚見人犯罪
皆欲致之極法己亦自知其非嘗戒諸子曰我執法太剛故數遭
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皆以柔和謙遜著

稱 九月辛丑東魏大將軍澄還晉陽 上命滎淵明堰泗水於

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

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謂犄角

之角者居其前著者亢其下

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

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

勸淵明棄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

臨時制宜

冬十一月魏丞相泰從魏主狩於岐陽

岐陽岐山之陽也五代志

扶風雍縣有岐陽宮

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

公潘樂爲副

五代志河南郡空陽縣有東魏所置金門郡因金門山以名郡

陳元康曰樂緩於機

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豈不足憂

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

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意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

係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闢韓軌
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爲聞高岳來曰此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
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
高王定未死耶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勳行臺左丞臨發問以
政事之要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
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
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眾十萬據襄馳
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棄其遠來擊之不從曰日又勸出戰亦不
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
刺史郭鳳營

魏收志梁置潼州武定七年改曰唯州治取慮城鎮
淮陽穀陽睢南南濟陰臨潼郡五代志下邳郡夏邱

繫東魏置臨潼
郡梁置潼州

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

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

魏收志景明中置譙郡於假廩城孝昌中

陷領南譙并龍亢斷城下蒙臨渙蒙郡五代志譙郡山桑縣後魏置滑州滑陽郡東魏改曰譙州

吾屬將兵而來

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皆曰善伯超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其子威方將赴戰伯超使人召之遂遁還貴孫乃獨帥麾下奮力血戰遂斬首二百級東魏兵大敗而奔初梁人將與東魏戰侯景戒之曰逐北不得過二里紹宗將與梁人戰以梁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東魏兵奔北蓋實敗而走也梁人不用景言棄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其掩擊之梁兵遂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盡

寢宦者張僧肩曰朱异啟事上駭之非馬駭事故駭遽起升輿至文德殿

閣异曰塞山失律上聞之恍然將墜牀僧肩扶而就坐乃歎曰若

得無復爲晉家乎郭鳳退保漳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

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坐統光配彼

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車

魏主上宰遂解繫南冠左傳楚伐鄭鄭人軍楚師因勛及鍾儀獻

謂高歡諸晉晉人囚諸軍府晉侯觀於軍府見鍾

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郢人喻以好睦大同三年梁

所獻楚囚也命稅之使歸合晉楚之成喻以好睦初與東魏通

和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

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爾侯

暉西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燬暴惡盈側首無

託謂侯景不見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

容於西蹕也

圖身

孰古熱字通言進軟熱之辭於粟以爲容身之圖

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

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

盜侵國益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

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

左傳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遂與晉侯會於黃池越子句踐乘虛伐吳

其太子遂入吳吳王歸及

越平其後越遂伐吳滅之

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

事見五卷周

十五至五 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是以拔袍

乘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

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速坐相把據地以爲望而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

言其有

勇力也 忿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眾依山俯水舉螳螂之斧

被蛄蜺之甲

螳螂與臂以捍物微有鋒利故以喻斧蛄蜺蝮也

當窮

轍以待輪

古語云螳螂怒臂以當車激陸田曰螳螂有斧齒也兗人謂之拒斧齒之當轍不避釋豈不竭螳螂其子釋婦

舍人云不蠶自蠶蠶今之蟬也方言云釋豈以南謂之蟬蠶三

同之域謂之蠶蠶也越之際謂之食厖濟祀以東謂之馬穀然名

其子同云 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塵埃且接已亡戟棄戈土

崩瓦解擲指舟中矜甲鼓下

左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囊於郟楚秦晉師林父不知所為數于郟中

日先濟者有賞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師夜遁晉師從之風沙衝連大車乘庭以毀墮綽郭最曰子殿齊師固之辱也乃代之嚴衛殺馬於庭以懸酒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箭強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於甲而縛坐於中軍 同宗異姓縲繼相望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之鼓下

一國 左傳宋猛獲與南宮萬執其君宋討之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弗許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 見黃雀而忘深窵智者所不爲仁者惡而棄好非謀也當人歸之

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

凡二語以誘梁欲再與講和以搆展景

侯景

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

周章征營銳離披分數不可收束之意

夫豈徒然意亦何

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使其勢以授人易曰慢藏誨盜 使其勢

得容茲時琪棄便今見南風不競

左傳晉圍齊楚棄其圍伐鄭晉人聞之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

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

死晉楚必無功果如其言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

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

是久涉行陳會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眾拒此則作

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躡羸於股偏彊不掉復

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覺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

不可爲臣

用薛嘏事見九十三卷晉成帝咸和二年

自據淮南亦欲稱帝

用壽市事見十二卷漢高

帝十

一年但恐楚國亡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池魚人姓名風俗避有池

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一橫使江

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集之中彼梁主者操行

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豈舟稱力

國語晉平公射鵝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以吉

叔向叔向曰君必教之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殤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必殺之君性促顧乃殺之鵠小鳥即鴉雀也左傳齊桓公與蔡姬同舟於圃葛公杜預註曰鴉雀也補註鴉舟指兵事也註引蔡姬萬桓公事甚謬蓋射雀論功謂以小技論功蓋角新力謂以徒勇稱力皆君其見小不見大也年旣老矣盡又

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

智驚愚毒螫滿懷妄致戒樂躁競盈胃謬治清靜災異降於上怨

譁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

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讎起心腹

彌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靈無救府藏之虛探雀擊趙武靈王事見四卷周恭王

年二十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圖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殺杜預註

曰熊蹯難熟莫久將有外教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醜蚌相持我棄其弊方便駁

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竝列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贊之曰投誠四七百萬爲

羣以轉石之形

孫子曰在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

石於于切

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

業之官麋鹿遊於姑蘇之館

青蓋入洛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八年其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破

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荆棘露霜也

但恐革車之

所輻輳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

孫蜀之公子

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蜀公子賦三都經引用之○輻輳音吝歷

歸款軍門委命

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李斯自楚

人秦為客卿孫秀自吳奔晉為驃騎將軍

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

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

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

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

有繼絕之名臣具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之邾莒國之男女爲大梁之臣妾上以爲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卽位儀衛以棄輿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善見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耶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扇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棄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僞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

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賦鎮定戎

武帝太清元年

建平真 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

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

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

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交友光父斛律金與景同事何

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

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

而捨之光走入懸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

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

走草溼不復然 魏岐州久經喪亂刺史韋穆初到有戶三千

遷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爲諸州之最丞相秦

擢穆爲京兆尹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

馬世雲降於紹宗 是歲更造石辟邪二送建陵既引於車上振
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一里所又振躍者三每一振
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

皇清通鑑補卷一百六十終

武帝太清元年

皇清通鑑補卷一百六十終